

语文新课标·无障碍阅读·经典文库

骆驼祥子

老舍 著

梅子涵 主编

谭旭东、李学斌等名家担任文学编委
北京、江苏等地特级教师精心撰写导读

难字注音、难点注释
考点总结、美绘插画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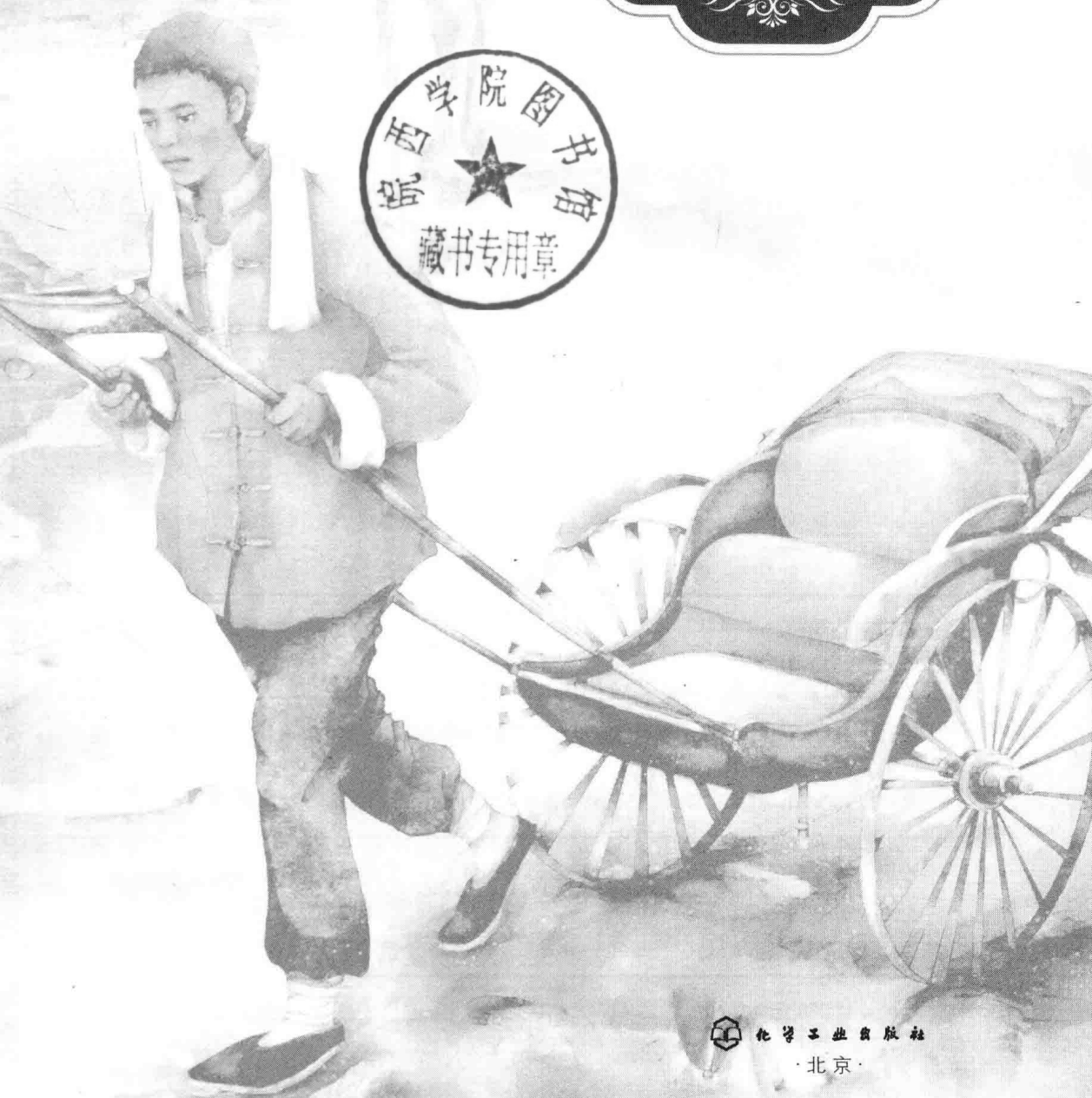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语文新课标·无障碍阅读·经典文库

骆驼祥子

老舍 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骆驼祥子 / 老舍著. — 北京 : 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6.11

(语文新课标无障碍阅读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122-28172-2

I. ① 骆… II. ① 老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
IV. ①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1586 号

责任编辑 : 马鹏伟 丁尚林

装帧设计 : 刘丽华

责任校对 : 边 涛

出版发行 : 化学工业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)

印 装 :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

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5¹/₄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购书咨询 : 010-64518888 (传真 : 010-64519686) 售后服务 : 010-64518899

网 址 : [http : //www.cip.com.cn](http://www.cip.com.cn)

凡购买本书,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,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 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经典的文学是高出儿童的趣味的。但它合乎生命进化的经典去向，合乎一个家庭传宗意识里的深处渴望，更是荫绿人类世界的一把大无边的伞，分外结实，美得可靠！

敬重童年一定不是只为他们安排“基础阅读”，还非得把高处的经典指示给他们，使他们总想靠拢，总会捧起，哪怕总有些懵懂，可还是读完了半本和一本。于是那些经典的粉粒已经成为他记忆里的珍贵堆积，他的生命趣味和读解力也就渐往了高处。

这样的想象和愿望似乎很浪漫，其实也是实用。合乎大浪漫的实用才是真实用。

儿童文学作家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梅子涵

丛书编委会

主 编 梅子涵 儿童文学作家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文学编委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李玉民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、翻译家

李学斌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、儿童文学作家、评论家

邱易东 国家一级作家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

谭旭东 著名诗人、作家、文艺理论家，鲁迅文学奖得主

名师编委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万 平 全国优秀教师，全国优秀中小学班主任，北京市德育特级教师，北京市语文学科市级带头人

孙晋诺 江苏省特级语文教师，国家级课题“积累·审美·创新”高中语文教改实验主持人

陈德兵 中华吟诵学会理事，广东省优秀小学语文教师，第四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特等奖获奖者

武宏钧 安徽省特级教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语文教学专家，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影响力人物，全国百佳语文教师

韩志亮 《儿童文学》“全国十大魅力诗人”，全国教育创新杰出校长，齐鲁名校长。中央电视台、《中国教育报》等给予专访或专题报道

彭慧琴 湖南省特级语文教师，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骨干教师



全书导读

《骆驼祥子》是老舍先生从英国留学回来，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落后破败的境况，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们的悲惨命运后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

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祥子的无父无母的18岁青年。他高大壮实、心地善良，怀揣着买一辆自己的车而过上幸福的拉车生活的梦想，在北京的街头挣命。凭着勤劳、善良、聪明，他很快买上了自己的车，可是，当他刚刚展开生活风帆的时候，车、人都被军阀乱兵给掠走了；在战乱中他牵着败兵的三匹骆驼逃了出来，落下了骆驼祥子的称号；在他准备第二次买车的时候，他的钱又被一个地痞式的孙侦探给敲诈走了；人和车厂老板的女儿虎妞看上了老实忠厚的祥子，可是祥子却接受不了泼辣的虎妞的爱，带来的只是痛苦，但虎妞让祥子实现了拥有自己的车的梦，可是虎妞难产而死，祥子又失去了自己的车。在痛苦中挣扎的祥子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他喜欢的小福子身上，可是小福子不堪忍受卖身的屈辱生活上吊死了。祥子彻底绝望，他从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变成了一个贪、诈、懒、馋、喝、嫖、骗、瞒的地痞。

祥子的悲剧是当时整个社会底层人物命运的写照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18岁的祥子是个君子，这个君子是如何变成痞子的呢？军阀混战、政治昏暗、森严的社会阶层壁垒和邪恶的人性使他完成了从君子到痞子的蜕变。这个善良的年轻人犹如大海中的一片树叶，他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，一阵风、一个小波浪都可以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。他用善良、勤劳与野蛮、邪恶对抗，结果只能显出他的愚蠢与弱小。祥子是有韧性的，他用健壮的生命奔跑，用滴滴汗水一分一分

地攒钱，眼看着就要拿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了，瞬间又化为乌有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他终于服输了，他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地痞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离他的目标越远。作者在小说中说：“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，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。”小说用祥子的遭遇揭示出社会底层市民的命运悲剧：不论你拥有怎样的真诚，不论你付出怎样的努力，最后的结局都是走向堕落与毁灭。

这部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出神入化。祥子的人生历程并不曲折，但命运却步步坎坷，时时多难，面对这个罪恶的社会，一个年轻人的憧憬与希望、忐忑与纠结、怀疑与恐惧等都被作者细致地表达出来。我们可以听到祥子心跳的声音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世界里的每一丝波动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瞬间的变化过程，可以说，作者用如椽大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祥子的内心世界直观图。让我们在与祥子的心灵交流中，走进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，走入那个艰难罪恶的时代。

老舍先生是北京人，北京的风土人情孕育了祥子这个人物，这部小说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老北京的风俗史。婚丧嫁娶、人情礼节、街巷胡同大杂院的生活情景，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京腔、京调、京韵一下子就把读者给淹在老北京城里了。

这部小说一经发表，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，首先因为当时的小说大都以知识分子或者农民为描写对象，是这部小说开了描写城市贫民的先河，让我们意识到城市贫民的命运值得关注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。

在主题内涵的开掘上，老舍先生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。祥子走向命运的末途，像一只被关进玻璃器皿里的苍蝇，嗡嗡地飞了一圈又一圈，努力越多，碰壁越多；且越用力，碰壁的程度越

深。这种碰壁不仅源于政治，还源于市民阶层内心人性与市民文化的冲突，从而导致了最后的灭亡，令人震撼！

作者还运用点面结合的方式，成功地塑造了车夫这一特殊时代的市民群体形象，在文学作品中保留了一个时代的印记，在北京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阅读要点

1. 祥子由君子蜕变成痞子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，阅读时，要边读边把与此相关的内容画下来，然后做整体思考。

2. 虎妞爱祥子，祥子爱虎妞吗？祥子与虎妞的爱情悲剧原因在哪里？祥子对这一悲剧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？要依据作品内容做出自己的解读。

3. 作者对车夫这一群体人物抱有怎样的态度，你如何评价这一群体？

4. 这部小说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老北京的故事，我们读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何在呢？

知识要点

1. 用景物映衬人物心理是老舍常用的写作手法，阅读这些文字时不能仅仅停留在“形象生动”一类套话的表达上，要结合具体语境，阐释清楚作者运用了怎样的景物，表达了什么心理，它们之间的关联点在哪儿。

2. 冲突是使叙事具有故事性的重要因素，祥子认为自己聪明有派，是车夫中的骄子，可是在高妈、曹夫人的眼里他是个傻人；他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可是有时显得是那么软弱怯懦。这些冲突使小说具有张力，人物形象更具内涵，阅读时要注意体会。

素质拓展

老舍先生含着悲悯情怀看着这个社会，他把每个穷苦人的一言一行记在心里，不断地揣摩、体悟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剖析他们命运深处的悲剧种子，责问这个社会的种种罪恶，以图引起民众的警醒、反省、觉悟与抗争。小说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生活，当时间的洪流泄去，那个时代的情景不复存在，但深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却未必随之而去，我们要借这部作品的引领走进市民文化的内部去，读懂这部作品的当代价值与意义。

骆驼祥子 1

附录 老舍小传 230

考点总结 233



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，不是骆驼，因为“骆驼”只是个外号；那么，我们就先说祥子，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，也就算了。

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：年轻力壮、腿脚伶俐的，讲究赁漂亮的车，拉“整天儿”，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；拉出车来，在固定的“车口”^①或宅门一放，专等坐快车的主儿；弄好了，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；碰巧了，也许白耗一天，连“车份儿”也没着落，但也不在乎。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：或是拉包车；或是自己买上辆车，有了自己的车，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，反正车是自己的。

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，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，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，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；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，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。这派的车夫，也许拉“整天”，也许拉“半天”。在后者的情形下，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，所以无论冬天、夏天总是“拉晚儿”^②。夜间，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；钱自然也多挣一些。

年纪在四十以上，二十以下的，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。他们的车破，又不敢“拉晚儿”，所以只能早早地出车，希望能

① 车口，即停车处。

② 拉晚儿，是下午四点以后出车，拉到天亮以前。



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，拉出“车份儿”和自己的嚼谷^①。他们的车破，跑得慢，所以得多走路，少要钱。到瓜市，果市，菜市，去拉货物，都是他们；钱少，可是无须快跑呢。

在这里，二十岁以下的——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——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，因为在幼年受了伤，很难健壮起来。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，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。那四十以上的人，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，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，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。他们的拉车姿势，讲价时的随机应变，走路的抄近绕远，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，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。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，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。不过，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，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。这一些是以前绝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，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，才抄起车把来的。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，把本钱吃光的小贩，或是失业的工匠，到了卖无可卖、当无可当的时候，咬着牙、含着泪，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。这些人，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，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。没有力气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朋友，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。他们拉最破的车，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；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，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。

此外，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，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。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、燕京、清华，比较方便；同样，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，北苑；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……这是跑长趟的，不愿拉零座；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，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。可是他们还

① 嚼谷，即食用。



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，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东交民巷拉到玉泉山，颐和园或西山。气长也还算小事，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，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，他们会说外国话。英国兵、法国兵，所说的万寿山、雍和宫、“八大胡同”，他们都晓得。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，不传授给别人。他们的跑法也特别，四六步儿不快不慢，低着头，目不旁视的，贴着马路边儿走，带出与世无争，而自有专长的神气。因为拉着洋人，他们可以不穿号坎，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，白的或黑的裤子，裤筒特别肥，脚腕上系着细带；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；干净，利落，神气。一见这样的服装，别的车夫不会再来争座与赛车，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。

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，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，就像说——我们希望——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。祥子，在与“骆驼”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，是个比较有自由的洋车夫，这就是说，他是属于年轻力壮，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：自己的车、自己的生活，都在自己手里，高等车夫。

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年，二年，至少有三四年；一滴汗，两滴汗，不知道多少万滴汗，才挣出那辆车。从风里雨里的咬牙，从饭里茶里的自苦，才赚出那辆车。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结果与报酬，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。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，他从早到晚，由东到西，由南到北，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；他没有自己。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，他的眼并没有花，心并没有乱，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，可以使他自由，独立，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。有了自己的车，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，也无须敷衍别人；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，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。



他不怕吃苦，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，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。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，或多受着点教育，他一定不会落在“胶皮团”^①里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，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。不幸，他必须拉洋车；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。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做个好鬼似的。生长在乡间，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，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。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，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。可是，不久他就看出来，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；做别的苦工，收入是有限的；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，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。自然，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，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，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。想了一想，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：他有力气，年纪正轻；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，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。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，有他的身体与力气做基础，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，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，然后去赁辆新车，说不定很快地就能拉上包车，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，即使是三四年，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，顶漂亮的车！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，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，绝不是梦想！

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；二十来的岁，他已经很大很高，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，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——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。看着那高等的车夫，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^②去，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，与直硬的背；扭头看看自己的肩，多么宽，多么威严！杀好了腰，再穿

① 胶皮团，指拉车这一行。

② 杀进腰，指把腰部勒得细一些。



上肥腿的白裤，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，露出那对“出号”的大脚！是的，他无疑地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；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。

他没有什么模样，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。头不很大，圆眼，肉鼻子，两条眉很短很粗，头上永远剃得发亮。腮上没有多余的肉，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^①粗；脸上永远红扑扑的，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——小时候在树下睡觉，被驴啃了一口。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，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，都那么结实硬棒；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，只要硬棒就好。是的，到城里以后，他还能头朝下，倒着立半天。这样立着，他觉得，他就很像一棵树，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。

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，坚壮，沉默，而又有生气。他有自己的打算，有些心眼，但不好向别人讲论。在洋车夫里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，“车口儿”上，小茶馆中，大杂院里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，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，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。祥子是乡下人，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；设若口齿伶俐是出于天才，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，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。他的事他知道，不喜欢和别人讨论。因为嘴常闲着，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，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。只要他的主意打定，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；假若走不通的话，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，咬着牙，好似咬着自己的心！

他决定去拉车，就拉车去了。赁了辆破车，他先练练腿。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。第二天的生意不错，可是躺了两天，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（hù）子似的，再也抬不起来。他忍受着，不管是怎样的疼痛。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。非过了这

① 一边儿，即同样的。



一关，他不能放胆地去跑。

脚好了之后，他敢跑了。这使他非常地痛快，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：地名他很熟习，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，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。拉车的方法，以他干过的那些推、拉、扛、挑的经验来领会，也不算十分难。况且他有他的主意：多留神，少争胜，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。至于讲价争座，他的嘴慢气盛，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。知道这个短处，他干脆不大到“车口儿”上去；哪里没车，他放在哪里。在这僻静的地点，他可以从容地讲价，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，只说声：“坐上吧，瞧着给！”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，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，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，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。即使人们疑心，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佬儿，大概不认识路，所以讲不出价钱来。及至人们问道：“认识呀？”他就又像装傻，又像耍俏地那么一笑，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。

两三个星期的工夫，他把腿溜出来了。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。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。那撇着脚，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呼的，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。那头低得很深，双脚蹭地，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，而颇有跑的表示的，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。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：胸向内含，度数很深；腿抬得很高；一走一探头；这样，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，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；他们仗着“做派”去维持自己的尊严。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。他的腿长步大，腰里非常地稳，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，步步都有些伸缩，车把不动，使座儿觉到安全、舒服。说站住，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，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，就站住了；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。脊背微俯，双手松松拢住车把，他活动，利落，准确；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，快而没



有危险。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，这也得算很名贵的。

他换了新车。从一换车那天，他就打听明白了，像他赁的那辆——弓子软，铜活地道，雨布大帘，双灯，细脖大铜喇叭——值一百出头；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，一百元便可以打住。大概地说吧，他只要有一百块钱，就能弄一辆车。猛然一想，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，一百元就是一千天，一千天！把一千天堆到一块，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。但是，他下了决心，一千天，一万天也好，他得买车！第一步他应当，他想好了，去拉包车。遇上交际多、饭局多的主儿，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，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。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，也许是三头五块的，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！这样，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。他不吃烟，不喝酒，不赌钱，没有任何嗜好，没有家庭的累赘，只要他自己肯咬牙，事儿就没有个不成。他对自己起下了誓，一年半的工夫，他——祥子——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！是现打的，不要旧车见过新的。

他真拉上了包月。可是，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。不错，他确是咬了牙，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誓愿。包车确是拉上了，而且谨慎小心地看着事情；不幸，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。他自管小心他的，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；不定是三两个月，还是十天八天，吹了；他得另去找事。自然，他得一边儿找事，还得一边儿拉散座；骑马找马，他不能闲起来。在这种时节，他常常闹错儿。他还强打着精神，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，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。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：拉起车来，他不能专心一志地跑，好像老想着些什么，越想便越害怕，越气不平。假若老这么下去，几时才能买上车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？在这么乱想的时候，他忘了素日的谨慎。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，放了炮；只好收